

【浮世绘】

□孙葆元

我写过一篇“鱼船长”的故事，刊发在齐鲁晚报上。鱼船长不是打鱼的船长，是远洋轮船公司的船长，带着万吨大船在地球上漂；再往前追溯，他是海军战舰的船长，带着导弹鱼雷驰骋海疆。鱼船长是我的朋友，他姓于，于是我就给他改姓“鱼”了，也不算离谱，中国姓氏里有姓鱼的，唐朝那个鱼玄机就是。

鱼船长老了，先退役，后退休。一辈子在海里泡着，风吹浪打，膝盖就给 he 闹事了，上不去楼，出门容易回家难。人的思想工作好做，出不去就在家呆着，可鱼船长养了条狗，狗就不愿意了，凭什么不出去？你不让我出去撒野，我就在窝里闹！在狗的眼里，这不是家，是窝。老鱼家就窝里斗起来了。鱼家大小姐一看，这还得了？老爸下不去楼了，老妈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上一层楼梯喘几口气，她就为爸妈买了一处新房子。除了比旧房子大，她更在意的是新房子有电梯，有了电梯，爸妈出行方便，家里的主要矛盾就解决了。鱼大小姐精细，算了一笔账，不贷款，先交首付，再把老房卖掉，添上几个钱，住宅就以旧换新了。

搬家那天，全远洋公司宿舍的邻居都看见了，顺祝乔迁之喜。有志喜的，也有动了腾出的旧房子的心思的，这个地界好啊，除了生活方便，靠着学校也近，叫“学区房”。老鱼家没有小孩子，不知道学区房的价值，有孩子的都盯着学校附近的房子呢，买一套，住个七八年，总比开车接送省事吧？孩子能进重点学校。等孩子长大了，把房子一卖，也赔不了多少钱，没准还能赚上两个，这叫“教育投资”。就有一个人看到了机会，这位是海洋运输公司的，差一个“远”字，不是一个单位，船跑的是沿海，反正都是海。可是他认不得鱼船长，托人打听，这房子卖不卖？鱼船长说，卖呀。那边就问，卖多少钱？鱼船长说，200万吧。110平方米的房子卖200万，人家当即拍大腿，买了！

鱼船长退休之后，除了出门遛狗，就是在家写字，不知道花生油多少钱一桶，好歹能记住青岛啤酒的价格，自家房子的那个估价也是从邻居嘴里听来的。鱼船长的老伴是医生，给人家瞧个病还行，问她市价，她连秤星都看不明白。人家获得了报价，对鱼船长说，咱们签合同吧。鱼船长当兵的脾气上来了，签什么合同？到时候你交了钱，搬进来住就是了！人家说没有不还价的

买卖，你看鱼船长，一口价，嘎嘣干脆，要不怎么全院都说他人缘好呢！

一切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着，突然，鱼家二小姐从北京给她姐姐打来电话。二小姐是影视演员，满天下飞着拍戏，什么行情都知道。她在电话那头说，姐呀，房子涨价了，咱家的房子起码能卖二百二三十万！鱼大小姐闻听不敢怠慢，赶紧找老爸商量。鱼船长一听，皱起了眉头，说：都和人家说定了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这老爷子，当兵的出身，一句话一个钉，怎么能把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？鱼大小姐看她老爸非要把这桩赔本的买卖做到底，心里就烦，什么年月了，还抱着老观念不放？

鱼母怕老爷子生气，也劝女儿：算了，不就是二三十万吗？和人家说好了的，就不要变了。鱼大小姐问她妈：什么叫算了，你一年挣多少钱？咱家不坑不骗，这么便宜地把房产出手，人家不会感激你，反而会说他你们傻！话又说回来，随行就市，即使做买卖也不能一根筋呀！鱼大小姐撕破了脸皮，决定亲自出面交涉。议定卖房那天，她见到那位买主，说：对不起，这所房子，200万我们不卖了。对方抱着钱过来的，有点没想到，问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，怎么变了呢？你想卖多少钱？鱼大小姐说：要卖的话，250万。对方的计划落空了，很不高兴，问：你家到底谁说了算？鱼大小姐没理他，莞尔一笑，把这位买主笑走了。买主十分气恼。这个海员宿舍有个邻居群，群友在里边说些油盐酱醋的杂事，买主就把自己被“坑”的事在群里唠叨了一遍，意思明了，是指责老鱼家背信弃义。谁都没当回事，这算什么事呀？都是开船的，你不知道水涨船高吗？大海里潮涨潮落，市场上价高价低，现在是过日子看牌价的年代，牌价在哪里？在信息上。信息灵着呢，你不看，大家都在看呀！

鱼船长却是个偏偏不看牌价的主儿，他的“牌价”是：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既然答应了人家，吃亏也要践行诺言。这个“牌价”一定，他顿觉老脸没处搁了，像个负罪的人，出来进去低着头走路，见了人躲着走，船长叱咤风云的风采荡然无存。幸亏几天后他就搬出去了，要不然准得抑郁症。

那段时间房价一个劲地涨，二手房价也不甘落后，地段、学区全是优质资源，老鱼家的房子最后以270万成交。可是鱼船长抑郁得半年没缓过劲儿来。他不是爱写字吗？你看他那半年写的字，歪七扭八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renjian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鱼船长差点『翻了船』

父亲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，顿觉坐在老田上、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“孤勇者”，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秋。

将红薯入窖时，父亲下意识地想要下到窖里，可试了几试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。我下窖，父亲递，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。父亲有些无奈，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：“你干得挺利索，这下冬天足够吃了。”想着窖藏红薯即将奉上一冬的温暖和甜蜜，我伸出拇指给了父亲一个赞。

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，父亲有些失落：“今年酸枣卖到6块多一斤，可惜我爬不了坡，一颗也摘不回来。”大嫂笑道：“往年，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摘，这下算是你让我们了。”父亲腰杆一直，说：“当年我也是摘酸枣的能手，是吧？”这一点，我们都认同。可此刻，父亲自己认了输。

靠山吃山，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，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。秋来，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。酸枣自不必说，柿子一泛黄，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，存在缸里，让我们吃个够；野生板栗又面又甜，甬管长在沟谷的哪里，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，给我们当零食；漫山的茅草、荆条是上好的柴火，父亲挥镰从山根割到山尖，每天挑两担回家，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垛；偶尔，还会给我装回几枚野鸡蛋……

眼下，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，晒在窗台上给我留着；柴垛一直在“吃老本”，父亲也习惯了用电、用煤，那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的土灶、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，如今倒让我倍感稀罕了；野生板栗、野鸡蛋，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要不，你试着去收些？”我一摊手，无奈道：“我找不到。”父亲心生怅然：“说来也怪，村里人越来越少，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。”

确实，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，已繁华不再。金黄的玉米，火红的大枣、花椒，乱滚的核桃、黄豆、绿豆，饱满的花生、高粱、谷穗、芝麻……仿佛就在昨天，转眼已成回忆。萧瑟秋风中，黄的、绿的槐叶落满屋顶，又被风吹起，落在院里，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。

我帮父亲摘掉落叶，他一脸苦笑：“脑袋上没几根毛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，递给我：“你看，我二十岁时，头发多黑多密多厚。”我也苦笑道：“我都四十多了，头发也稀疏不少。秋风扫落叶，岁月不饶人呀！”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，望着清冷的小院，谁也不再说话。

我拍了张“故园新秋图”，发在朋友圈。在北京打工的二哥很快发来微信，要和父亲视频。父亲激动而局促，不知说啥好：“老二，你好啊？天凉了，多穿点儿。啥时候回家？你瘦了，我也成糟老头了……挂了吧！”他们都没说几句，彼此看看就好。二哥留言给我：“越上岁数，越想老爹老娘，越想家。”我也是，只能趁回家拿些父亲秋收的南瓜、丝瓜、白菜、萝卜，看望年迈的老爹老娘，陪他们吃顿饭，说说话。

父亲又点了一根大叶烟，抽得猛了些，烟雾呛得他直揉眼，也呛得我直揉眼。这个家、这个村、这方土地，我的家人、我的父老乡亲，又走入一个秋天。我更明白，父亲与伴他同行近六十年的母亲，已坠入生命的深秋。我得常回家帮父亲“收秋”，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。

父亲的秋天

【在人间】

□张金剛

父亲坐在檐下的台阶上，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，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。烟叶，父亲种了一辈子；叶烟，父亲抽了一辈子。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，才解乏，才舒坦。

这大叶烟种子，不知在父亲手上沿袭了多少代。每年秋天，父亲都会将当年的烟叶精心收回，晒干、码好。闲暇时，揪一片叶，捻碎；扯几条纸，卷好。如此，“吧嗒吧嗒”抽上一个春秋。来年秋天，再续上。父亲脚边躺着的那捆新鲜烟叶，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碧绿模样，可那个被叶烟消磨的男人，已苍老成记忆中爷爷最后几年的模样。

秋天的父亲，活儿最重、最忙碌，却又是笑容最多、最灿烂的。我知道，让他陶醉的，不全是那呛人的烟叶，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，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。

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，勾起我青少年时代痛并快乐着的回忆。每年初秋，父亲曾带我扛着板凳、拿着铁钩、挎着篮子，将墙脚地边、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，晒出好几尼龙袋干花椒，换笔不小的收入。虽然双手拇指、食指被圪针扎得满是黑点，可心里是欢喜的。想来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：“老了，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了，大都死了。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，可我不敢登高上树，就晒了这二斤，够咱们吃就行。”看着眼前愈发矮小、走路有些颤颤巍巍的父亲，仿佛看见他踮着脚、伸长手臂，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，莫名有些心疼。

我抓了一小半花椒打算带走，父亲却将那一多半递给我：“新鲜花椒味儿好，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。”我欣然接过：“他们肯定会爱上这味道。”父亲笑得很得意：“那你们明年秋天可要回来摘呀！”我满口应承：“保证‘扫荡’干净，颗粒归仓。”

花生，父亲种了两分地，也只是够吃。叶子已然泛黄，布满黑点，到了该收的时候。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，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了几堆。我提起一株，抖落沙土，一把将花生攥住，摘下放入篮中。边摘边吃，脆嫩的味道的着实新鲜。拔完两垄，父亲也蹲下来摘。花生个大饱满，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他却一颗也不吃，咬不动了。

当年，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，收获后一担担挑回来。趁着清秋新凉，伴着蟋蟀欢鸣，一家人在灯下摘花生摘到半夜。那场景，如诗一般。屋顶上，第一批还未晒干，第二批又已续上。十几袋花生，炒食、榨油、出售，格外珍视。如今这两分地的花生，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，干花生最后只收了一大篮。我拿了一些放在客厅，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，消遣、养胃，更加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。

红薯是家乡的特产，家家都种，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，可如今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儿。他逢人便说：“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，种些吃着方便！”我嗔怪道：“少种！千万别累着，买着吃也行。”父亲嘴上答应“少种”，可每年都会种三分地。我只能春种时帮衬，秋收时充当主力，父亲只在边上指挥、打下手。我对农事已略显生疏，只是努着劲儿忙活。

刨红薯，手掌磨出泡；撩藤蔓，胳膊累到酸；挑红薯，肩膀压得痛。我想象不到瘦小的